

身有所感自然成章-黃永川專訪

文/施長志(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研所碩一)



姓名：黃永川
生日：1944/07/22
學歷：文化大學美術研究所畢
現任：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
專長：藝術史
 藝術研究
 水墨創作

黃永川館長/林績宇攝影
國立歷史博物館

黃永川先生，台灣嘉義人，現任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。黃永川除於古文物鑑定、博物館學理論及實務卓有心得外，亦擅長中西美術史、中國插花等藝術理論暨國畫創作。誠如其恩師-吳梅嶺老師所言：「插花界稱他是花藝家，文物界稱他是文物鑑定家，其實書畫的創作才是他藝術生活中的大部分。」其主要創作內容其創作內容堅持隨緣適性，不作無病呻吟，除傳統山水與花鳥題材外，亦關心本土文化以及個人生活的片刻感受，從一筆一畫中均能看出作者的用心與投入。

初相遇

黃館長是我們第一個採訪的「大人物」，所以在訪談之前，我們心中總有幾許的忐忑；再加上黃館長公務繁忙，訪談日期在經過幾次的討論之後才確定下來，而且一路接洽訪談事宜都由黃館長的秘書所負責，也就是說，我們甚至連跟老師說

過話的機會都沒的情況下，就必須接下這不甚熟悉的訪談任務。

好不容易挪出來的訪談日期到來了，史博館雖也不是第一次去拜訪，但從來都不知道神祕的館長室位於何處，我們生怕有所怠慢，於是便提早了數十分鐘到史博館「探路」兼「待命」。進入館內後，我們向服務台表明來意，很快的，就有人領我們先到館長室前的小廳先坐坐，親切的態度令我們頓時安心不少，心想，館長應該很好相處吧！過了不久，黃館長滿臉笑容地出來迎接我們，我們便一同進入傳說中的館長室……



《太公垂釣圖》/黃永川作品集 92*33cm 1992年

款文：但向直中取，不從曲裡求，有緣故可喜，違願也無尤。壬申之冬戲作太公垂釣圖並句。薦元黃永川於采芹齋，性羨淡蕩，非以自高也。

藝術之路

黃館長出生於嘉義縣六腳鄉，一個純樸的小村落。

黃館長說：「在那樸實的鄉村裡，培養我們樂天知命，喜歡與大自然親近，尤其是那大自然所賦予的美感經驗，更是讓我喜歡。」黃館長又說：「我從小就喜歡

畫畫、塗鴉；但是因為我是長子，所以要幫忙分擔家計。在這種環境之下，家庭不可能提供你什麼。」

直到初中，黃館長遇上了改變他一生的貴人—吳梅嶺老師。

「是吳梅嶺老師帶我進入藝術的世界」黃館長說。吳梅嶺老師是黃館長當時初中與高中時的美術老師，現在桃城美展(嘉義市政府文化局主辦)西畫類首獎之一的梅嶺獎即是為了紀念吳梅嶺老師而命名。黃館長回憶道：「吳老師積極致力於美術教育，只要學生對『美』有興趣，他就會提供你很多機會，甚至免費的提供你畫材、畫具，無條件的付出。」而在這樣的推廣之下，學生就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「美」。

黃館長就這樣一直在吳梅嶺老師的畫室裡習畫，到了高二的時候，黃館長決定朝藝術之路大步邁進。「每年寒暑假，有很多學長會從各地回來，也常常會回到吳老師的畫室來幫忙，那時候才知道有大學，學長跟老師就都會鼓勵你去考大學的美術系。」黃館長說。

當時的術科考試是集中在台北統一應試，不像現在北中南東都有設考場。師大美術系，當時稱作為「藝術系」，是全國唯一的藝術相關系所，所以是第一志願，也是唯一志願。黃館長很謙虛地說他比較幸運，學科成績比其他同學好一些，所以一次就考上了師大藝術系，黃館長笑說如果再考一次可能就不會那麼幸運了。黃館長說，在當時，師大藝術系的老師都是最一流的，再加上讀的科目都是自己喜歡的藝術相關科目，真的有一種海闊天空的感覺，因此，自然而然的就走上這條藝術之路。

不解的因緣

在師大的日子，黃館長過得很愜意，不過主要的生活圈就是在學校裡頭或學校附近，當時的交通也沒現在這麼方便，更不可能有機車可以代步。大二那一年，因為師大美術節的原故，商借國立藝術教育館辦理相關慶祝活動，會後由老師帶隊到隔壁的「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(國立歷史博物館前身)」參觀，進到館內一看才發現，哇！怎麼有這樣的一個地方！猶如劉姥姥進大觀園，琳瑯滿目的各式文物與藝術品，令人看了目不暇給；後面還有植物園，黃館長那時心想，如果以後有機會一直待在這裡，不知道有多好啊！黃館長說：「在這邊工作我們是不敢想，能夠有這樣的機緣，多多貼近歷史博物館就很滿足了，所以從哪次之後，就常常拜訪史博館，來這邊寫生、畫畫。」黃館長接著說：「在大三的時候，我就決定要讀研究所。那時只有文化大學才有藝術研究所所以藝術之路，可以說是慢慢有目標，而且目標也越來越清楚，自己會找到人生那個路。」

電影侏羅紀公園裡頭所說的「生命會找到自己的出口」，我想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！所以我們不必太心急，只要專注在每一個當下，目標自然會愈來愈清楚。因為在大二時的這一個機緣，所以黃館長選擇了史博館。一進來到現在已經過了四十多個年頭，從一而終。黃館長說：「我一直待在史博館，這個地方提供了我很多的養分。我們愛美術、愛文物、愛古董，這些美的東西，有價值的東西，都在博物館裡面。我的研究所的老師—莊尚嚴老師，他是國立故宮博物館的副館長；當時，他就問過我要不要待在故宮。我當時有所考慮過，故宮都是古代文物，當然很好，也有很多國寶。但是歷史博物館就不太一樣，它的展品含括古今中外，常常舉辦各式各樣的展覽。不像是故宮，幾乎都是古代文物；但在這裡不是，這裡是包羅萬象，現代陶藝也有、現代雕刻也有…因為我很喜歡畫畫，畫畫最重要就是要創新，待在史博館可以接收到比較多的刺激。」這是黃館長選擇待在史博館的其中一個原因。

另一個原因就是史博館的植物園。黃館長喜歡植物，喜歡花草，更在二十餘年前創立了「中華花藝文教基金會」，大力提倡中國的插花藝術。

「工作完全結合興趣，我覺得要像我這樣，這麼幸福的真的不多。因為有很多人白天工作只是為了餬口飯，你的興趣可能和你的工作不相同，中間會有落差。像我正好是結合在一起。所以我很感恩有這麼一個機緣。我天天很忙，但是不會特別覺得累。」黃館長的生活哲學也很有趣，他說在工作時候的他是儒家思想，要盡全力。他說：「儒家思想就是尊重你的工作，要能夠盡職，服裝儀容要能整齊體面；一離開職場的時候，回到家，我是道家思想。我會盡量地放鬆，工作上的事就暫且擱下不管，畫一點畫，看一些書，寫寫字。所以到了夏天的時候，在家我也只有穿條短褲，這樣很快樂，沒有人會打擾你。」黃館長更對我們說：「要學會放鬆，人總是人，總要能自我調整，我們學藝術、文學的要能夠實踐到我們生活裡，這樣人才會快樂，而且才會有點成績出來。」



黃館長與其畢業展國畫部第一名之作品《橫貫公路》/黃永川書畫集
燃燒的靈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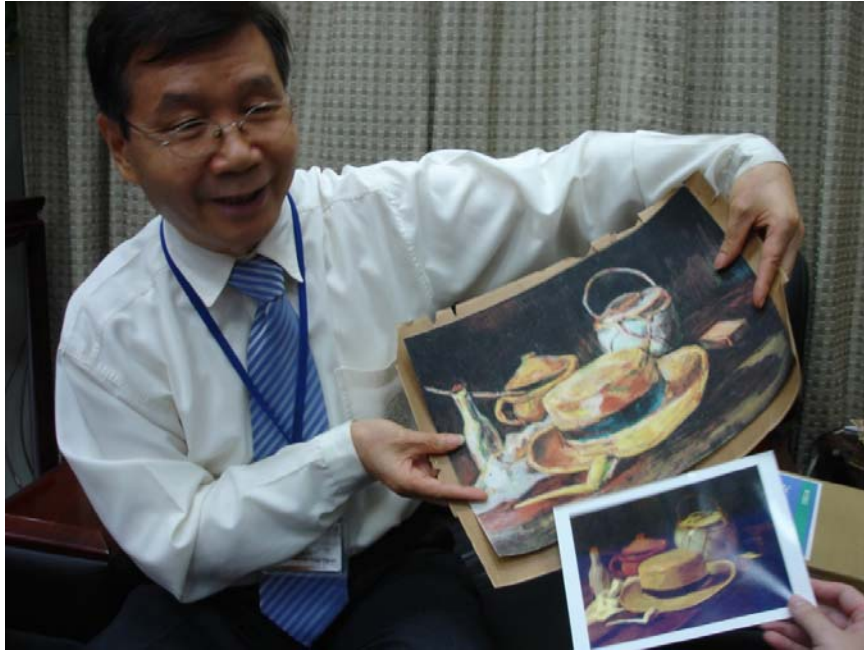
黃館長說他幾近忘了這件作品的存在，但在因緣際會之下，台師大與文建會合作修復過去傑出校友的典藏作品，並商借國立歷史博物館之場地予以展出，這件作品正好被布置在展廳中間。黃館長說：「只要曾經努力過，就算淡忘了，也不會被抹滅。」

我們進行訪談時，國立歷史博物館正在籌備重量級的大展—燃燒的靈魂·梵谷。黃館長跟我們分享了一個有趣的插曲。

「大學三年級的時候要開始畫油畫，所以升三年級的那個暑假，我跟吳梅嶺老師說我們升上三年級後要開始畫油畫，吳老師說可以到他那邊去看看，他那邊有一些資料可以參考。當時看到第一張圖片就覺得這張很有震撼力！而且是擺最上頭的一張，算是特別的有緣，所以我就把它帶回去。」「開學後升上了三年級，要開始畫油畫，但總得買油畫布跟一些顏料，但是當時家庭的環境很差，買不了太多東西，那時每一罐顏料要價七十塊台幣。你畫一筆上去的話，就是一碗牛肉麵，所以總共只買了六種顏色，當然不夠用，雖然勉強打發了，但是我當時心想，恐怕用油畫顏料沒有辦法來表現整個畫面，所以我就用蠟筆來畫，畫完之後就拿給我們老師看，我問他用蠟筆畫油畫可不可以，老師也知道我們經濟上不允許，買不了太多油畫顏料，勉強用蠟筆就行，而且老師很誇獎我的畫，我便把它給裝了框，就放在我老家。」

黃館長又說：「最近我們正好在籌劃舉辦梵谷展覽，就跟借展單位討論，是否能夠多幾張油畫，於是他們就答應帶一些資料過來，結果他把圖片一打開就是那張畫！也就是因為這樣，這張畫他便答應借展給我們，因為很少人知道這張是梵谷的作品，也直到那一天我才知道是梵谷畫的。」說著說著，黃館長便起身，把那張幾經波折又歷盡滄桑才尋回的蠟筆靜物畫拿給我們看。

黃館長向我們透露，這是他第一次臨摹國外藝術家的作品，其餘大多為寫生之作，當時甚至連臨摹的作品出自何人都搞不太清楚，更沒想到後來會



黃永川館長與其臨摹梵谷之作品/林績宇攝影
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室

「這件事給了我一些啟發，四十五年來我都不知道這張畫是梵谷畫的。隱隱約約在冥冥之中，好像我就是注定要為梵谷辦一個展覽的感覺，這不就是人生嗎！很難說個準的。我大部分的創作都是水墨畫，但這張臨摹的蠟筆畫卻佔了一個很特別的地位。」從黃館長的分享中可以看出，黃館長從這條藝術之路體悟了人生，這就是藝術工作者最大的收穫吧！

先感動自己

黃館長認為藝術創作者應該走到室外，找個時間去爬爬山，多遊歷，去看一些名勝山水，才會體會那種特殊的震撼力，那麼畫出來的畫才會有意義。要自己去體會，跟別人有不同的心得，你去畫它才有意思。換句話說，藝術的東西，你畫的東西如果不能感動自己，那又有什麼意義去傳達這件作品，內容價值又在哪裡？我們在創作時，要先能夠感動自己，才能夠感動別人。

黃館長除了水墨畫的專長外，也會自己作詩，這是令我所羨慕不已的。黃館長說他幾乎每一幅畫都會題上自己做的詩，抒發自己的感想。



《笨鳥且先飛》/ 黃永川作品集 36*92.5cm 1994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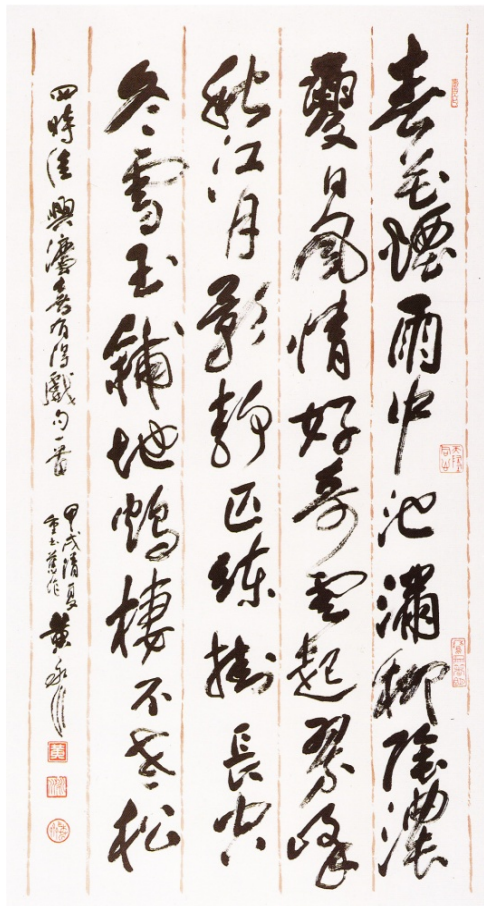
款文：何者謂知幾，唯神能造微，行藏全在我，用舍繫於時。安分身無辱，隨緣心自怡，
湛然志已定，笨鳥且先飛。甲戌孟陬，畫後並句。證元黃永川於采芹齋。

藝術的創作，不是為了某一種原因而畫的。如果有原因，就是因為有所感受，有了感受，才會懂的怎麼去創作，去感動自己，去感動別人，不會說是為了開畫展，為了賣畫。黃館長說：「我從來不去想這個。如果有一點時間沒畫畫，心會慌，好像不知是怎麼搞的，所以畫畫也自然的會陶冶我們的生活。畫作表達的好，自然會感到滿足、很有成就感；即便表達不好，也算對自己有所交代，也算是心安理得。看到美的東西，把它表現出來，來跟大家來分享，有人欣賞你的畫時，你會有一種成就感，那種莫名的開心，這才是藝術創作者最大最大的回報。」這讓我想起張曉風女士所寫的一段話：「真正的獎其實不來自獎金獎牌，而來自讀者、觀眾或學生感激的回頭一瞥。」

簡樸即富足

訪談最後，我們請黃館長發表了些他對社會的感想與期待。黃館長說：「藝術本身就是豐富我們的心靈。我們的生活要過簡樸一點的生活，簡樸不只是簡單，更不是簡陋，樸是樸實的意思；用的碗乾淨又平穩就好了，不一定要很豪華、很奢侈或很浮誇，吃也是一樣，穿著也一樣。如果我們的社會是這樣子的，這個社會一定會非常可愛。」

黃館長說他明年初就要屆齡退休了。我總覺得這樣的人物退休了，對社會是不小的損失！但黃館長說：「他覺得很快樂，該付出的都已經付出了，該努力都努力過了，沒有什麼好遺憾的了。」



《四時佳興行書》/黃永川作品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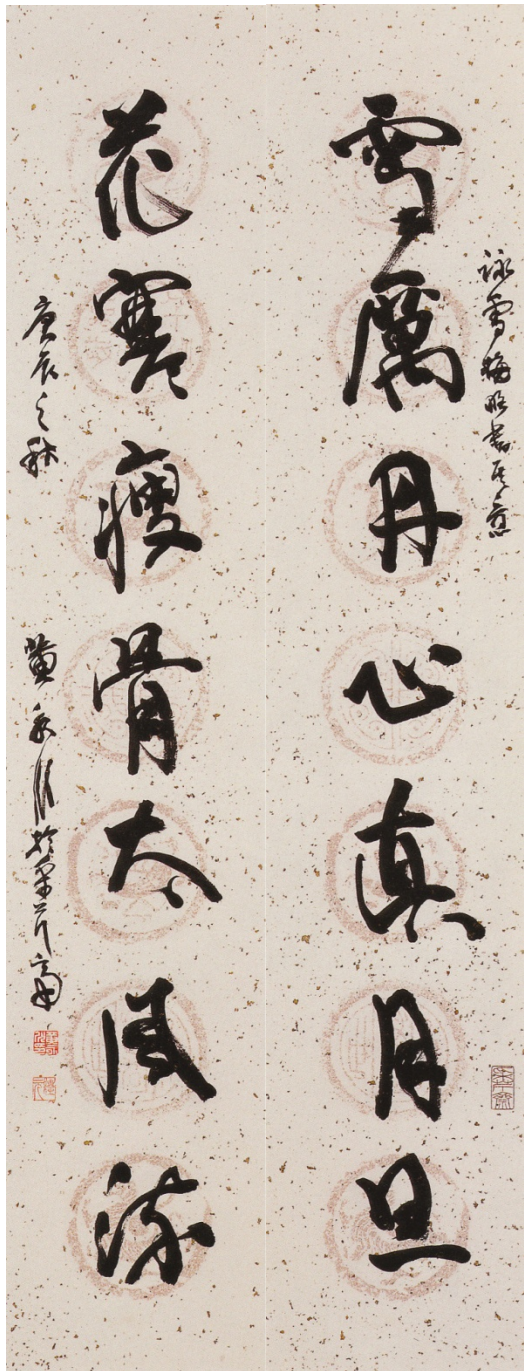
95.5*51cm 1994年

釋文：春花煙雨中，池滿柳蔭濃，夏日風情好，奇雲起翠峰；秋江月影靜，匹練掛長空，冬雪玉鋪地，鶴棲不老松。

款文：四時佳興，法喜有得，戲句一首。甲戌清夏重書舊作，黃永川。

黃館長說，他的理想是能夠活到八十八歲，八十八歲稱做「米壽」（按：「米」字形同「八十八」）。如果把人生分割為四個階段，第一個階段是從出生到二十二歲，這個階段就如春天萬物之萌發，一切顯得稚嫩而美好，我們在這個階段懵懵懂懂地逐漸成長茁壯，是「加」的階段；二十二歲到四十四歲是第二個階段，人生在這個階段就猶如夏日草木快速的茂密盛大，不論是繼續學業，或是出社會工作，都在大量的學習與快速的成長，是「乘」的階段；四十四歲到六十六歲，人生的第三階段是「除」的階段，將畢生所學與經歷貢獻給社會，是付出的階段，絕大多數的社會中堅份子約略都處於這個年紀；六十六歲以後，則是人生最後一個階段，這個階段已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，慢慢的回歸到自我，沒有太多繁雜之事與羈絆，是「減」的階段。

語畢，黃館長也勉勵正處於人生之夏的我們，好好的努力學習！將來為社會貢獻所學。筆者也打趣的向明年(2010)年初即將退休的黃館長祝福，祝黃館長有一個漫長的「暖冬」，我相信，一定會的。



《行書對聯(雪屬·花寒)》/ 黃永川書畫集
110*22cmX2 2000年

釋文：雪屬丹心真月旦，花寒瘦骨太風流。
款文：詠雪梅略書其意。庚辰之秋，黃永川
於采芹齋。

黃永川年表

- 1944 生於台灣嘉義縣六腳鄉。
- 1959 入東石高中，繪畫受吳梅嶺老師啟蒙。
- 1962 入台師大學藝術系，受教於黃君璧、林玉山諸師。潛心於傳統水墨創作。
- 1966 台師大學藝術系畢業，獲畢業展國畫類第一名。
- 1970 藝術研究所畢業。任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組編輯。
- 1974 中華民國畫會會員兼任研究組組長。
- 1980 考取年度公務員公費出國進修，赴大英博物館研究美術史與博物館學。

- 1981 大英博物館研究結束返國。
- 1984 於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《中國古代插花藝術》一書。
- 1987 創辦「財團法人中華花藝文教基金會」。出版《中國茶花之道》一書。
- 1988 於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《中國插花藝術》一書，被譽為「中國花藝之父」。
- 1989 任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組主任。
- 1990 應邀參加史博館於美國各州所舉辦之「中國現代繪畫五年巡展」。
- 1991 任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理事。
- 1992 應太平洋文教基金會之邀參加「海峽兩岸當代水墨繪畫聯展」。
- 1993 應國立藝術教育館之邀，講述「山水的畫法」並揮毫示範。
- 1994 應有熊氏藝術中心之邀舉辦首次個展，並出版「黃永川作品集」。
- 1995 出版《采芹齋花論》一書。
- 1996 兼任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組主任。
- 1997 任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兼副館長。
- 1998 兼任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系教授。
- 1999 復任中華花藝文教基金會董事長。
- 2001 參加「台北·漢城·煙台現代水墨畫聯展」。
- 2002 任中華海峽兩岸文化資產交流促進會理事長。
- 2003 兼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教授。
- 2004 任國立歷史博物館代理館長。
- 2006 任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迄今。

另參加國內外重要聯展、邀請展數十餘次；參加國內外重要研討會並發表專文論述於各重要學刊數十餘次，礙於篇幅，不多加詳述。